

養素堂文集

養素堂文集卷十四

老威張 澍介侯

書二

與楊蓉裳刺史書

奉違光儀載歷寒暑山川白雲江湖蒼波每一延想紆軫
曷極去歲春杪遙知江東魁儒敷教關輔融襟舉比蛾術
斯興冉贊拂毛驛突入御薛燭鼓橐盤郢能飛多士鵬然
胥受模範彥真湛靜予覽純和前詰懿規於今再覩掖耳
傖風距踊三百每思躡屩孫崧采獲珠玉執贄茂叔領畧
風月而喏迦苦饑舌耕給日藩維有限負笈無由乃心馳

印良不可任歲月荏苒未弭燕函誠以付畱犂麀畏圖魯
般駭神堪當避畫平子請益之懷遂爾鬱結頃者於友人
寓所得誦閣下畬一山舍人書品藻時流猥及薄末么臍
箸述比之裴鬪頓令鄭璞齊價周寶蓬心同蕩感與慚并
自惟區霽無識吹吹性成日稷不夏卒鮮刈穫兼以四方
舟車風塵損慧雖祝琯朗無益眠凝灑代經法未涉其藩
宋儒理譚靡博其趣短衷難舞鮮快何如固宜暗螢自照
藝草獨馨而猶彊畬月畢過錄成回胡顏之厚取姍詩人
卽或抽豪染翰有似囊它子駿醬瓿士衡酒甕不臣覆也
散惟閣下明握衍濟精探輸寥三庚決疑五酉識怪岳瀆

鐘律長柳靈蘭靡不條貫在心指數於仇至於陵雲健筆
鏤月雕章突鶴摧荀排龍掩陸所謂五樓巨手九乳洪鐘
也以篙測江炤無波際而瓦石之伦乃荷提獎意者桓胤
紈扇亦錄芊芊謝眺齒頰不忘孔闔乎金鑄子期殆未可
喻某竇櫟昧業無師承嘗嚙北學衰微匪朝伊夕士彥易
解塗惲書說尹毅論語賈徽春秋概已邈絕罔能延緒卽
班傳文辭李蘇詩筆亦復希音不續千載影徂竊不自量
妄思吹燼而擘心經術苦其紛糅按轡文府終謝連狝鳥
獲絕贖良以自悼尚希雨沙餘暑大誨遙頒俾暗眴幽眇
得耀光明夫貸琴之門不拘病夫甕石之側不棄櫟木蒙

雖罕漫頗戒集詬儻得聞公沙妙論檀敷猗議則歸匪之
卦不占熒惑漆園之書不譏視肉某之願也何幸如之

增楊蓉裳來書

介侯先生閣下睽濶光儀十易寒暑道里隔閩人事邇
蹇未奉書問自知疏節而仰高瞻驥歷年滋多拳拳寸
忱皆在心抱迺荷閣下貽之良翰惠以德音椒桂之氣
合於嶽壑魚龍之感動以風雨攄纏綿之雅思暢經通
之遠旨蘭杜芬馥琳琅清越長卿慙其文藻子雲慚其
筆札百遍循諷三陌距躍惟是獎飾踰分推挹過情流
汗駢顏失色墜席敬惟閣下雅性都長天才朗邁玉璫

璪猛黃鐘灑光品登明堂書校中秘司因向之籍辨章
舊聞摛卿雲之辭潤色朝典發徐防之五十難試李充
之九千言長才曠度無所不淹西州聞人九牧稱嘆迺
未得久居承明迴翔禁省一命作吏遠隲丹徼羅施俗
異泮河路阻削牘移病投紱乞歸不慕朱文之軫甘守
綠睵之帙含章鼂采收零稚節潛志墳籍殫心經訓默
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作挾精剔擧摘伏發隱
近復講執龍門談經鱣舍學宗鄭賈文羞曹陸架模規
筴羣士步趨神墨靈式萬流慕習凡夫常擬星氣耿昌
月行蠡門射法宜僚劍道劉昆清角趙定雅琴莫不元

鑑在曾霸珠入握芳燦初來關輔得讀黔書一斑驗豹
半毛測鳳其紀載詳贍搜揚與廣河圖括地輶軒絕代
長沙風土之碑建康人物之志雖裴秀精審鬪駟通博
以今方古殆有過之大雅謙沖恕其謗論辨雌霓之連
蜷忘蕪菁之唐突許以真賞托爲良知文字心交千里
如圓子休之於惠施君山之於班嗣無以喻也芳燦瓴
管小材蟲篆末菽文繡聲悅刻雕冰脂賈山僅事涉獵
江淹不嫻箸簞辭賤百六家頗嘗畱意經術上下古夙
未究心掇拾丘言網羅瓊說風蟲露鶴助其呻唸病葉
狂蕪同其迷悶閒嘗啾發投曲雕籤屬辭大類辯人黃

馬之談徒貽下士蒼蠅之笑茲者時邁齒載英蕓凋落
亦思窺六藝之旨成一家之言而老覺氣衰疾令志沮
萱蘇未樹鉛槧易疏慚公叔之精專遜伯業之篤嗜曰
莫途遠心參力躡如嚇河之臞夫類移山之愚妄誠恐
典籍腐敝學業沈寔談聞不遠沒世無稱耳兼之寄食
殊方端憂卒歲入士鄉而友教借經舍以棲遲徒抱貞
孤甘同淪廢雖謝瀹未嘗拒客而王微不好詣人坐此
濶疏遂相詬病鼪鼪穴逕藜蒿塞門嗟身世之飄泊惜
朋儕之閒隔目感氣草耳悲皆禽倡古寡和呼今莫應
宜乎述造之無成見聞之益陋也閣下亟念敝人曲加

存問所望遠頒鉅製時示周行發其珍憤啓其龔輶俾
鈍聞條達庸神曉冷則砥靡鉛鈍或竝價于韃阿鞭策
驚疇得齊蹤于驥驚君之惠也何幸如之邇惟攝衛惟
宜道履多豫端函佈復言不宣心

復楊蓉裳刺史書

前奉德音如親渠範存注策厲以感以慚紙敝墨渝未忍
離手邇惟福履迪康攝衛多豫寸日尺月縈裒良深竊某
雅故未函道糾靡服識猶昏棗氣不達蔥操觚染翰未能
儻然驚翔文囿彌見哆嚙而隱侯唱歎欣逢遲莫子山品
題謂異吠鳴齒芬假借葉拱靡寧每誦鴻章如啐玉饋舍

鬯襟靈導揚袞伏晉流簡外豔溢行閒敷珍搖橐蓋非帥
爾在昔孟堅鸞龍虎辭不逮理平子鏗律呂意不及文前
修纂製不免疵瑕近代作者繁豈無人然講學之士楮謝
丹青雕蟲之徒篋盈香草采不極貌力未負聲何異裸壤
之褫繡穀犖麋之御鉛筆乎太侂陵前邈後有老成風顧
協策論中興未有延平體裁江東獨步某所以讀之恐其
卷盡展之喜其疾愈也茲鈔近箸呈諸臯比猶之滄海漂
芥鄧林枯枝不足畱眸固已明白尚冀獲人無恡驥枯世
南婉縟經孝穆而典裁持正冗疏遇昌黎而簡奧某雖才
遜昔賢而心期往軌孟晉之懷諒蒙藻鑑竝望新文頒示

以爲范甌辭摹孝緒解把筆於牋奏論竊仲任試鼓脣於
語言其爲荷戴嵩寧自輕藉此布臆上塵講座敬佇清誨
曷勝馳系

埶楊蓉裳復書

前奉翰札如獲百朋璘玢在握雕纈滿目辱荷撝謙曲
加獎飾溟涬浩淼猶納汎濫恒岱巖嶧不卑部婁欽感
之餘慙慙無地敬惟閣下素瓠習禮青藜照書粲粲七
英藻速十札潛神默記導引後進浮英湛德追蹤前哲
宅心醴粹樹義淵奧瞻望英塵不勝欽佇承示大箸實
爲巨觀幽思詰屈琦字琛麗金鏗球戛韞韞動心麟儀

鳳師騰翥爲瑞身佩靈符指撝怪偉手脫神珠激揚霆
電鬘猶異錦百繡誦采甄貴奇華四照瓊輝雪煜瑤宮
玕殿妙臻異境珉膏雲液迴殊凡味和璧獻而瓊玖淪
采陽文進而娥媼失豔固足含咀班揚陵轍徐庾不圖
衰莫覩此奇特彥昇則當時無輩持正則後代難繼捧
誦流沫何啻絕編珍貺秘藏謹用貯枕欽愛靡已贊嘆
欲絕拙箸猥承見索茲特呈覽雉誇錦羽殊異鵠鸞狸
炫文皮寧儕龍豹緬維往歲翔步藝林雖復枕肱圖史
鑽犖典策同傳毅之迫志等趙昱之下帷而早縛塵纓
糾紛眾務中躡宦途流離孤寄文多率佗詩皆漫與慙

子長之愛奇惋次山之嗜瑣卽今顛毛節汨壯懷殫散
枯桐氣索鍊不成雲衰竹心空吹難應律偶復命筆更
難言文祇以摯愛遂敢布露蚓竅蠅聲彌增赧汗伏惟
大雅進而教之不勝厚幸講院生徒比因秋闈試畢盡
皆倚席不復橫經叢竹檀樂古槐蕭颯涼風乍起秋意
薄人緬懷風範更增戀嫪覩縷奉復敬候福履馳企之
抱難以言宣

與陸平泉前輩學使書

啓者某於乙丑之歲赴選入都扶服崇階獲覲光霽備荷
清訓肺札載銘旋以汎游南紀違隔仁暉波路壯瀾旅客

貧辛林邑微螢終戀舊壑卻返閭里于茲四年矣卑湯寡
學猥竊臬比月畢來咨撤座是虞夏雨春風從聞其語兼
以地處邊荒久迷通津經尋狗曲文發蟻疥鳳凰逆序氣
不達蔥時雖提命效無僂呼俛諸亂鬻殆難爬梳而某以
牢愁墮志枝葉纍樂暖妹養拙仰屋紫然覩對青衿有顏
其顛卽不甘撫塵妄思炳燭而五內羸瘁莫知程路乃欲
證羈古今發房事理心盲神志詎不難與是以伏書累息
噲焉若喪冀遇珎眊以廡宿疾庶幾眠姪少有開寤敬惟
老前輩閣下鳳穴振儀龍門標峻學富麟臺文轡虎采庶
士傾風靡不鵬悅恭承

簡命宣化關輔神墨靈式橫舍稟戴佇見麻朝過皐白蟻
爾雲區冶吹爐青萍吐氣遙憶山斗驢思企仰竊念爰劉
以降李唐而還關隴學術厥有端倪杜陵田生易紹駢臂
而楊政董遇能廣其傳長安許商書受平當而皇甫梁桺
復縣其緒詩則韋賢馬融而細君班伯善治齊魯禮則賈
護段肅而田儼尹毅專精喪服以及張敞孔嘉之春秋周
生梁覲之論語楊泚槃佑之孝經杜林樊光之小學莫不
師承有法嘉惠菽林今也士耽集詬無意典常焚書而舞
有似王壽上章以驅實類柳津經籍道息良用慨嘆何意
戴匡文星照耀三秦睇澤高錫茂材掖耳秋駕遠指胄子

掘衣方將關經苑啓史笥引之以道紉浴之以聖海俾心
開似剗手授彌新鴻敷之明粲粲如宿茂典之貫落落如
珠豈直披錦繪素擲玉鏗金陵顏轅謝舍任吐沈而已某
少愛螢光長昧雞語謬改白及鋪注倉庚有秩還疑擗犁
不識處穴無見隱几而睡殖也將落木亦未雕所謂學府
之視肉文峯之爛柯矣伏望矜念漱衷錫之轡誨或者區
翳眯目得見白日廢井枯甬復潛通波溝澮之中發霽朗
之琦鷁時之地飛鸞然之章不翅訶條之慰憊飢宜樾之
清迷夢也頌儀在遠馳系爲勞爰忘疏狂輒塵蕪牘上冀
瞻鑒無任卑陋

卷一百一十五
答楊慶堃明府書

書來問誌公墓處所又言皋蘭誌載誌公洞或其墓在甘肅予按神僧傳傳燈錄皆云誌公金城人本姓朱而梁書云寶誌不知何許人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罽山往來都邑於天監四率卒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驩飲至亡敕令筠爲碑是誌公栖託在金陵矣而洛陽伽藍記云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喚朱朱時人莫解後后爲爾朱所害是誌公足跡亦曾到洛陽也又按神僧傳云誌公與白鶴道人爭州之鵝山飛錫卓山麓是安慶又有誌公游蹤也被劍門西巖之半有誌公和

尚影路人過者皆西向擎拳頂礼若親面其如來玉堂蘭
話固辯其畱影于此矣若其墓之所在則江淮異人錄言
之曰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
有鐵銘云惟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於是銘有引曰
寶公嘗爲偈大字書於版帛繫之欲讀者必施數錢乃得
讀訖卽繫之是時名士陸倕王筠姚察而下莫知其旨或
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同葬焉蓋墓在淮水
之伏龜山灼灼無疑誌公雖金城人而涅槃在江寧皋蘭
不得有蘭維塏也然梁書記天監四年卒而吳淑乃云十
四年秋葬釋氏速化不容稽久十字當係衍字耳董穀碧

里雜存云今之孝陵卽誌公之瘞所傍有八功德水泉脈甘美劉誠意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旣遷而水亦隨往太祖異焉敕建靈谷寺此尤足徵誌公墓之在金陵也余聞雞鳴塢中有像往時南游惜未得一瞻緬云

答朱小梧明府書

竊觀始皇博士之對中壘列女之傳劉表臨湘之嗣康成禮篇之說叔師楚辭之注君章湘中之記茂先博物之志予髮衡山之文皆以湘靈目爲姚配而河圖玉版演其事荊州圖經誌其游廣川書跋辯其稱似孫緯畧談其死亦

殊未覈往跡從恣誕言夫二妃不從檀弓載錄然夫君埋
骨於九疑厥妃胖蠶於三湘亦事之常無足致詰如塗山
女嶠未至嵩山而登封大祠有娥簡狄實居不周而陝號
名墟則岳州之廟貌二妃自因舜之栖神於此而配享之
豈必胥溺江波乃祀湘渚乎若乃出入風雨往來沅澧自
屬江斐二女詎爲虞帝二妃河東郭氏謂湘川不及四瀆
無秩於命祀而娥英帝后無緣下降小水爲夫人又以二
女靈逢鑒通無方尚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
免於風波有雙淪之患抒論通亮足矯曩失矣余亦謂山
經言帝原自分析如爲帝司服爲帝司夜帝之下都帝藥

八齋指彼蒼而黃帝孺帝帝鴻帝轡帝堯帝舜帝俊必
配以名諡無取空諦也况女媧溺海怛化精衛伯益卽曰
炎帝少女儻洞庭之山實居虞嬪何必徑省其辭乎彼善
長注水經士秀答孟婆咸承王逸九歌之解莫悟其非而
長源路史遐周廣志又以舜之弱息當之稽中山之經言
二女者在九江詳海內之篇說二女者處河澤地輿截然
安得混同且海內經明云舜妻癸比氏生宵明燭光是瀟
湘帝子非少匭血屬顯白矣故景純於游戲淵府者贊曰
神之二女於神光靈照者贊曰維舜二女馬牛其屬無須
合一乃顧起元埶會羅泌言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

威靈之所暨迄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旣忘經文處河二字又失考淮南子所照方千里之說殊爲崙固難言博通嘗讀江淹清思詩云帝女在河洲暎映西海側又效阮籍體詩云宵明耀西極女主映東海豈指今之沅澧乎予故以游湘者爲天帝之女處河者爲帝舜之女卽本經文不費臆猜可知靈均所賸美要眇降北渚者卽非嫋汩之匹儀亦非癸比之嗣淑帝子之稱等於天孫之名正不得以青草湖有母氏之墓遂謂穉菰水爲二女之宅也臣下謂舜女不得言妃猶沈存中疑二妃不得稱女按女媧爲皇豈無夫子姜女胥宇自有相攸何爲佗不婦之呼蓋妃嬪

等字爲古女士之通稱矣彼洛水神女亦曰處妃復何疑焉

與陳扈亭明府書

承示鎮原縣志讀之詳畧得宜具有鑒裁足見賢侯之以經術飾治也佩服佩服但其中錯悞不乏自宜槩正以成完書如藝文志序云陳農求遺書於天下高宗賞獻書於民間按謁者陳農求書係孝成帝時而惠帝四季三月除挾書之律此云高宗漢時無高宗也宜作宣帝又請旌獎節婦書云卷耳之章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說者以爲夫有惡疾而不去也按豐坊偽詩傳周人遣使求賢而國行

役之艱勞之以卷耳僞詩說亦同卽荀子說卷耳亦與左氏合而韓詩云采芣傷夫惡疾也劉氏列女傳以采芣爲蔡人之妻之詩向蓋宗魯詩者故與韓詩同說此以卷耳詩當之誤矣又云式微之詩見擯於夫而執義不去故其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泥中按僞詩傳詩說與毛詩同列女傳謂黎莊夫人與其傅母同作之詩小序則謂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亦無見擯於夫之說當是谷風之章而誤仞之又云大車之詩息夫人相約息君同死故其詩曰無思百憂不出於耿按僞詩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賤大車又大夫缺二字周人諫之賤無將大車僞詩說大車周

人從匍匐其室家之詩也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佗是詩即毛詩亦無息夫人相約之說惟列女傳有之然相約同死所佗詩係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何得引小雅之無思百憂耶此亦係記憶之誤又云中壘上烈女之傳蔚宗佗女史之箴按劉向列女傳不佗烈載趙王遷之母倡也范蔚宗後漢書列女傳亦不過列女之傳云爾非言節烈也以蔡琰之失節猶載之故序云取其才行高秀非止一節而已至女史箴乃張茂先所佗載之文選茲云蔚宗佗誤甚凡此皆顯箸經史不容差互以來彈射其地謬鑿正多均宜讎改也又令弟西北田事論云

史遷導漳於節封馬援引流於北濱按諸子史漢均言史
起治漳西門豹亦治漳遷字誤節封字當改爲鄴渠而馬
援傳十一季拜隴西太守詔令遷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
口使反舊邑奏爲置長吏繕城郭援起塢候甌導水田水
經注云昔馬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稻杭而郡中樂業是
伏波之引流自在今金城狄道臨洮一帶兆濱二字誤戾
作洮河近之

答吳雲峯廣文書

力來得手書知己抵任其地黃河如帶白草似駮赫連城
荒元昊宮圯足下講蒔之餘飲濁酒鼓雅琴登骨律之鎮

詠什賁之詩致足樂也健羨奚如承商陸學使以黃河序課士卽柯九思所纂否某按柯九思所纂乃河源志序非黃河序也元潘昂霄字景梁山東歷城人官翰林侍讀學士諡文僖世祖至元十七年從都實之弟濶濶出得其西河源至星宿海事纂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粵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元史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埒注於下陶九成輟耕錄中載潘書柯九思序之末結銜云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今河州志乃云黃河序又以柯爲學士均誤

平泉學使實沿其謬而未之考也謹白

與楊秀三明府書

登艫之前夕乘月造訪未獲握手歷肝爲之於邑詰旦即解纜一日出江口波瀾壯濶一葉輕舟飄若鳬雁抵嘉靈沐水南來勁漂溯盪涵崖迎船祇差扶咫榜人願顛乃出漩淵不啻李冰之戰牛趙昱之禽蛟也至今思之以訢以思憶在省日與匡下同訪某兄言及金紹衣集名鮎埼弟記是地名在瀋書地理志某兄云謝山夢掘碑碑有此二字遂以名集爾時亦未僂質實也今檢查瀋志會稽郡鄞有鮎埼亭顏師古曰鮎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

手書卷之三
一
螾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鮓故以名亭埼音鉅依反
全氏係鄞人以鄉邦故實名集不知何以有夢脾之說如
果爾是謝山亦忘鮓埼之出瀨書矣希陞下于謝山集中
查之必無是說又任昉述異記云瑛埼似小蚌有一小螾
在腹中瑛出爲螾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爲螾奴卽此鮓也
又桂萱錄云海上有螾大如錢腹下又有小螾名曰螾奴
所說微異自是後人景嚮之談不足依據也某謹白

答顧舍象書

會昌建福之地江瀝炳靈元鼎神膏之季卿雲兼麗繡補
龍骨響振錦宮甘露洞簫聲高筍里自茲厥後代產蘭人

吾子學擘僕區才黷澤特旣陞中壘千卷復業鄴侯九章
金心在中銅綬服其李法銀手如斲石交佩乃蘭言亦能
導達性情敷陳物象尋白鳳才人之宅翰染乎亭游鴉雞
主簿之祠囊含赤斧是真抱常景之科律摘阮瑀之辭章
者已僕也曾無五緯續甚十奇以吏爲師因貧而仕晞稚
子之政節遜羔羊覽幼官之圖才慚乘馬重以鴻網損慧
塵鞅勞神風雷雖入我灶懷山川未足助雅興嗟成二鳥
未雜仙心書著總圖終嫌習氣每思煙霞散影林壑頤情
挂宏景之冠解孫楚之組勤追蠹失補益寡聞條茂闕前
續周燮之卦象靈淵池上簞康成之遺經庶幾證聖釋疑

可追子雍名世韜光蘊璞不令輶恂笑人而猶躑躅塵網
浮湛名場爲時所憎應蒙姿之牛馬以儒爲戲舞曼延之
魚龍未嘗不投書仰天拔劍所地矣偶憶翔步蓬萊圖窺
芝卉壯游江海曲聽藻靡尋斷碣於秦斯琅邪臺古訪九
頭於楚國祝融墓荒廣恣登高呼劉季爲豎子國僑爲友
眎仲連如鄙夫又未嘗不嘆此日之鬱沈羨當時之豪邁
也吾子眷乃陳人貽之繩語忘叔夜之積唐取蠶齒之宏
放愛伯恭之亢直矜仲卿之廉倨詎非琴牙賞晉虞翻知
已乎然吾子賈生年少陸子才多桐魚音清鸞箋字好宜
簪陵雲之麗賤何抱乾牋之鬱憂毋乃申旦之歡莫滋款

款於袁謝永夜之契未傾陶陶於尹班乎嗟乎禮樂其民
既羣宿志陶冶斯世又負先心白虎雖除於卽籠黃龍敢
信於清酒禽堅至孝因牒訴而未旌先緒孤貞以敲撲而
莫錄文翁仁愛空懷金馬之刀老侯威嚴雖窺木牛之制
雖屬吏治之駁實亦經術之疏吾子好學深思聰明特達
文乃無害卓爾不羣凡雞盟鳥集之所語言與笥鞬桐帽
之所游歷儼有淵騫五百指歸三千足以證曩古今發房
事理者不然如子敕文藻郡守嘉歎茂安雄談廣座致止
堪爲師友祭酒儒林丈人者僕才非簪述性好編纂挂笏
之餘思補王隱蜀記判萼之暇欲注陽城樂書早知健爲

舍人曾函雅故復歛文園俗吏亦號經師無如弊習吠聲
妄夫逐臭君平最通易人爭誇賈卜之錢譙周實驚臣世
從誦典午之識非子具眼我豈宣情如我傾心子當瀉意
整襟以娛僕風可期冬節與寒起居多豫竝問不宣

興文遠舉侍郎師論搏擲字書

周孔考工記搏埴之工鄭註搏之爲言拍也案與淮南子
搏撓同又司徒其民專以長音團團也與拍解不同齊語
埴木造末宜音端卽古端字集韻音轉非太乎經月闕其
搏各本皆從才宋微注一作埴專音團亦與團同義不得
與搏埴字相假也陸德明子考工記之搏音搏乃與搏拊

之搏相同而又兼收圉字一音是搏埴宜從才不宜從土也詩中用搏埴從土者自當乙出若埴音捕衛之石埴是也從土從專不從專集韻音補亦妄按獮廣韻居住切集韻俱往切亦作居在切廣韻於養韻收獮字引獮平縣卽今之廣平縣也可知獮有廣音矣今所行平水劉淵之韻亦收獮字於養韻乃獮字之本音而居猛切俱永切古勇切乃是轉音字典之失在引居住切于後引古猛切于前耳獮古文作𠂔周𠂔𠂔人蓋借𠂔爲獮字說文獮或作𠂔此依周𠂔讀故𠂔字從𠂔篆書作𠂔𠂔字從𠂔首也作𠂔者譌古文亦作𠂔齊風總角𠂔兮古患切音慣在去聲諫韻

可知釧字從卩係形聲字讀爲拱者亦轉音也

答吳石臣明府書

頃于沈筠垞處得足下手書言諸葛本傳內劉琮降曹刻
作劉琦此梓人之誤不足爲書病較之劉幽州之首歸之
王莽者大相逕庭也況季謹內明云曹操南征劉表表卒
子琮降曹何得有象舜互易之疑耶至所云劉字必當從
說文作釧直是株守說文並不知說文之儻錯疏庸者徐
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疑釧卽劉字也从金从𠂔刀
字屈曲傳寫誤作𠂔爾劉本从𠂔𠂔古文𠂔字他脾皆變
从𠂔復省爲𠂔王莽傳云劉氏受命之日丁𠂔也丁火

漢氏之德也。𠄎劉姓所以爲字也。據此劉从田乃傳寫之誤。昔人早言之。何足下拾濟而未盡耶。况說文𠄎作𠄎。𠄎作𠄎。𠄎合之王莽傳劉必當从𠄎。而足下从𠄎。此乃識緯鄙別之字。正馬頭人人持十屈中止句一例。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之野文也。彼漢征南將郗暉之譌寫何足爲據。若云可據。則韓勅碑之劉反不如周憬碑之劉。且說文未嘗無劉字也。竹部有劉。水部有瀏。復引劉向劉歆之說。則是有劉字。而鐳乃其或體。爾雅劉殺也。詩捋采其劉。勝殷遏劉。尚書無盡。劉咸劉厥敵。左傳之劉康公。劉文公。其處者爲劉氏。虔劉我邊。豈皆後千許氏乎。然說文有艸

無卑有妙無妙有顗無頻無隲而邁伯獵無妥而綏从妥
無春而有犒無蹤而車部有聯無畦而畦下讀若畦無希
而禾部有稀倪浼勉冕皆免聲而無免各部引田聲而無
田是叔重疏扇者夥矣祭酒穿鑿賈氏乃奏說文同時鄭
氏即駁之不獨少溫漁仲輩之攻擊也即如臣下姓吳古
與虞通如吳山伯虞山吳仲伯虞仲是也又與娛通詩不
吳不敖孔氏本伯不娛不敖帝紀伯不虞不驚詩不吳
不揚衛尉衡方碑伯不虞不揚復與吳通何承天纂文云
魚之大口者吳胡化反後瀝書獨行傳注引詩曰不吳不
敖今使改臣下之姓爲虞爲娛或爲吳不幾同孔北海改

氏儀之姓與足下畱心說文亦須涉獵鼎臣楚金諸人之書庶爲浚長功臣可免一孔之誚弟所刻實有疵數處若能看出寄示則具眼矣

與洪芑塘刺史論靈字書

昨晤言云靈是雙字弟以爲卽隻字據孫恂廣韻丁度集韻而言之也然廣韻音隻者係之石切又有胡郭黃郭二切者竝音獲與篇海之靈同而字彙補以爲與雙同考漢人隻字借作雙未聞以靈通雙也吳仲山碑云節度無雙說文字原云雙從省文又史記龜策列傳云王獨不聞玉櫝隻雉乎徐廣曰隻一作雙是古人以隻作雙之明徵也

若霰則霰霰大雨也張有復古編妄以爲雙字殊失其義
吳任臣不察沿習謬說實不可從足下以爲然否

上那繹堂制軍師書

十一月之初五日澍解館叩辭鈴閣旋家省覲出皋蘭西
門行一日見塗間多有窮民攜老扶幼而西去者至荏浪
道中則益多時值大雪朔風淒緊車中人擁裘坐肌尚起
粟見有以雙籠盛男女擔之者又有以肩荷兒女痒癢者
又有老翁媼盤蹙于沙泥間者又有小婦女纖足不能行
拄杖依枯樹憩間有舉止安雅如士夫家容狀者而鵠形
鳩面敝衣藍縷類乞丐者甚多或掃落葉枯枝支釜石上

佗炊或探囊取乾糲持斧鑿冰和咽之亦或枕襪被酣睡
又或歎息哽咽如不自勝無慮數十百也澍下車問之爾
等係何縣人將往何所何爲艱苦至此則羣焉垂涕曰吾
等皆爲賑所累無以爲生棄其田土房屋往甘涼諸處乞
食以保餘生也言之淚漉漉下澍又問曰賑所以救饑何
反受累一老者攘袂言曰今季之賑大與往時不同曩來
地方有災本縣官查明戶口報之省卽領銀依邨莊遠近
散之民藉以餬口然尚有餓死者今總督以州縣官之報
爲浮冒不定信則遣佐貳覆查之又不信則遣候補州縣
覆查之又不信則遣府道覆查之吾儕屢奉差喚赴城守

候訊問飲食之費或數百或千餘又數次出票錢或一二千文不等意謂領賑多可以補償及至散銀則大口給錢百小口五十千往返之用且不足又烏能資生耶澍乃歎曰甚矣賑之累爾等乃至此極也迨抵涼城滿衢皆餓羣街市廝宇不能容復有衝寒赴肅州安西州者澍竊念吾夫子胞與爲懷以民之被旱又被雹也急請

帑金百萬兩且脩城垣以工代賑是其爲民謀者良厚矣而民竟受累如此必承辦有司不能仰副德意因循稽延以致老弱填圯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也古人有言曰拯饑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又云救災如救水火緩則無濟

又云救饑寧有冗濫毋或遺漏旨哉是言可謂知治體矣
樹目擊流離之狀恨家無擔石徙傷悼而已兼以待教多
忝也故敢以所見者呈諸左右所哀愍之而補救之不勝
大願

上方葆巖撫軍師書

樹抵瀋南書院五閱月矣肄業諸生習氣尚爲循謹惟讀
庸腐時或不讀經書樹嚴立程限俾各讀經時勸之以經
訓爲言歷代經師授受源流洎瀋魏唐宋諸儒說經異同
之梗概學侶似皆樂聞而苦于無書輒爲浩歎樹行篋所

攜之書亦無多擇資性聰慧者付十三經注疏與之閱日
來稍有頭緒矣郡中雨澤調勻穀價平減而民氣愁慘若
有風鶴之警推詢其由則按捕餘匪之委員爲之也臬司
某駐瀋中瀋臺宜遴選賢員諭之以毋擾行旅庶可安民
乃每日招優演劇置酒高會多派羣不逞之人入山搜捕
見有橐囊者則脅之曰爾係王三槐黨爾係冉文儔黨張
溼潮黨則攫其錢貨不與則拷掠之酷不能受委其行李
而逃故黃泥鋪席台子南星馬道諸處幾無行人聞之者
尚爲髮指况身罹其虐者耶不料以臬司大員放佚自恣
任翼虎之擇人而食不顧行旅之被害如此其烈也澍念

我夫子受民如子惟恐或傷而若人敗之小民何知但怨大府之差委不得其人而不知若人之挾羣小以營私異日方以爲有勞績而邀茂賞也況今棧道中已無餘匪而委員肆虐其害較勝于盜賊良可吁矣澍憤懣已久故不揣櫛昧爲夫子言之伏冀畱意審察

與董觀嶠方伯書

國家嚴私鑄之律者所以防姦民也今不聞姦民之盜磨取鎔而戔戔守牧行同駟僇顯犯王章之所不赦市廛之中充然堆積者無輪郭無陰陽一干之貫不滿五寸比于鷲眼縱環尤爲薄弱入水不沈隨手破裂斗米萬錢捐貨

千錢小民日用難權子母歟之不可爲泉行之不可爲布
甚非所以愛養閭閻通惠商賈也昔高恭有言私鑄薄濫
有司糾繩絀網非一以爲旣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
尚非政體矧殺雜爲巧以期得贏而逞姦邪者卽官司也
彼小民亦旣聞之矣而憲臺曾莫之問以爲不知乎則職
居廉訪之謂何以爲知之乎知而不克發則人不疑錢之
不通神不可得矣伏望憲臺登之白簡發其藏鏹以正厥
臬以儆官邪不勝至幸

時觀嶠先生以臬司署藩
臺貴陽府崔某大鑄私錢

上阮雲臺制府師書

季夏之月楊令振綱買銅赴滇澍脩蕪箋上玃函丈通甄

節巡邊書投鈴閣楊令役竣卽返豫章未奉良誨深用苑
結仲冬蔡吏目回敬誦鈞札善誘悵悵感戢實涕竝頒賜
擘經室全集暨宋建寧興太守牌揭再拜祇受不翅百馮
此碑塵霾千載金石諸家未曾著錄今乃按獲世所稀見
澍憶樂史寰宇記南寧州刺史興深南寧縣西有碑南史
驃騎大將匄襲雲陸涼州南有碑儻或按尋應成鼎匠又
諭澍購買皇清經解以擴見聞澍于客歲向盧厚山同季
句得全部披閱數回沾溉良多竊謂國初諸家首闢荆榛
批竅導窾足可擘尋沿及近時遺其宏綱拾其璣屑時有
創獲勦襲爲多說文之學段氏爲優輕改原文頗傷剝斷

然許本流傳脫譌不少懋堂補正厥意良勤懷祖觀察精于訓詁靡鑿細密伯申述聞義多同穴考其所有似遜蘭皋疇人之學澍實未解在昔遨遊維揚曾蒙訓以布簪匆匆未暇依然禱昧五經算術雖亦瀏覽未能算罔負慚甄鸞嘅自北學荒蕪匪朝伊夕賈馬經訓旣已兩響班傳文辭亦復息晉輒不自量妄思吹灰而款啓咫聞無裨大義又未嘗不望南雲而頰首欲乞靈于我夫子也若我夫子之集蘧括眾流包羅羣莪康成與論子雍聖證不足矜也如謂周初之書不用蒼頡時古文言性本于中不同佛氏之寂滅論文以文選爲正而唐宋八家不足崇論書法以

北派爲正而閣帖不足學此其卓見高識未經人道真能發前賢之覆啓後儒之蒙矣但澍以愚管妄測是否有合仍希大誨以祛未寤無任至願

與郝蘭皋戶部書

一臆承示大箸山海經箋疏俾爲校正譌誤澍念此書校勘者自雲臺侍郎而下共十七人皆碩學淹通自必精審無疵况以澍之陳椽馳逐未嘗旭歷于學其何能有一得之補乎日來披尋一似仍有罅漏尚待補苴者如南山經獼翼之山多螻虫郭注虫古虺字箋疏引說文云虫一名螻虺以注鳴是虫虺非一字與郭義異按說文當作虫

一名蝮蛇下虺字係後人竄改者句餘之山郭注句章餘姚因此爲名見張氏地理志箋疏以爲張嬰按太平寰宇記引張敖地理志當是張敖西山經崇吾之山有獸如禺而文臂豹虎箋疏言獸兼有虎豹之體故被是名按博物志所言本是虎僕毛可爲筆故辭人呼筆曰虎僕御覽引字有譌不足據也北山經泱泱之水中多人魚箋疏謂鮓字古省佗兒兒从儿即古文人字上爾脫止存下人字按以此人字係兒字爾脫其上何下句嬰兒兒字不爾脫耶史記有人魚即今之孩兒魚也此不必改者中山經太山有草其葉如荻郭注荻亦蒿也音狄箋疏謂荻當爲荻狄

亦當爲秋字形之誤余正蕭萩郭注云卽蒿按萩字是不
得作萩萩是梓木類余正蕭萩本宜作萩觀郭注皆云蒿
可知作萩者是海外北經北方禺彊郭注字乎冥水神也
箋疏謂乎冥禺彊聲相近乎冥卽禺京禺京卽禺彊按禺
京禺彊乎冥均爲水神各自一人猶之重黎吳回祝融皆
是火官不得合爲一人然謂禺京卽禺彊尚可以京與彊
通如鯨魚作鯢魚也禺京爲禺貌之子禺貌爲黃帝子則
梁簡文所云禺京爲黃帝孫者相合若乎冥則少昊子脩
也焉得合爲一人海內東經贛水出聶都東山箋疏謂贛
水一名豫章水郡縣俱因水得名按水經注豫章以木氏

郡蓋水亦因郡縣得名也大荒東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
名曰羲和箋疏言帝嚳次妃姬訾氏女曰常儀大荒西經
又有帝俊妻常羲疑常儀與常羲爲一人按常羲當作常
儀呂氏春秋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顯係二人不得云常儀
卽羲和也老重生祝融箋疏引大戴礼帝繫篇老童娶竭
水之子謂之高緇氏產重黎及吳回按竭水之子驕福一
作驕旼見世本又作嬌極見溱古今人表大荒北經深目
民之國盼姓郭注云眼絕深黃帝時姓也按王會解有自
深國自古文鼻字見說文是自深卽鼻深亦卽目深矣箋
疏以黃帝子有滕荀姓疑盼姓或滕或荀此說非戴民之

國亦盼姓又豈譌文乎又訂譌卷內崇吾之山有木員葉而白柎云經文柎當佗柎此說非柎與附通華臣也經文佗柎不錯黃帝是食是饗郭注所以得登龍于鼎湖而龍蛻也訂譌云龍蛻二字譌按宜佗靈蛻御覽佗靈化亦通積石之山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郭注今在金城河門關訂譌云門字衍按門字不衍當在今字之上三危之山有獸名微徇訂譌云微當爲葵徇當爲徇按獸名有不從才者如牴牾牾牾嬪嬪是也如徇佗徇則微宜佗微不必佗葵也有鳥其名曰鷦郭注扶狩則短訂譌云當爲扶獸則此按狩與獸古字通車攻詩之搏狩漢人佗搏獸有川在

尾上郭注川竅也本不誤訂譌云川當爲州按川竅也卽
竅也竅穀道也尔疋之白州燕亦當作川余續黔書川字
說最詳番條之山減水出焉郭注音減損之減訂譌云郭
注音減則經文不當作減未審何字之譌按經文當爲咸
字如漢咸宣之咸注亦音減也金星山其木多彫棠訂譌
云彫疑當爲彤按草有彫胡木不當有彫棠乎必非彤字
實惟川之九都郭注九水所潛故曰九都訂譌云郭注潛
字誤按潛宜作潛潛聚也又或作瀦瀦亦聚也故孟諸一
作孟都嘉榮服之者不羣郭注音廷搏之廷訂譌云當爲
艇脯之艇按郭音似引古語宜从之古廷字本有定音見

匡謬正俗女兒之山多閭靡靡郭注偃平豹腳訂譌云
偃當作獐豹當爲狗按偃宜作猥即猥豹也不當爲獐言
毛似猥腳似豹耳凡此數條雖于書之大體無關然閣下
精心果力尚有此失則信乎箸述之難也澍所言儻有違
鑿仍希大雅教之

又與郝蘭皋戶部同平書

嚴風朔雪之時訪閣下于齊東會館入其門落葉滿階升
其庭積塵盈几聞書聲琅琅可聽則閣下方詠諷古經也
頃之閣下自內出被敝半裘狀穀穀然弟乃深歎閣下之
溺苦于學而不以貧爲病也然閣下雖嗜貧而弟則淚涔

淬心焉痛之旣而見圓照嬖夫人方以尔疋疑事詰難弟
雖勉彊酬會亦幾辭窮則又羨嬖夫人之學經不勌也歸
來慨慷不已擗膺自咎者久之頃聞錢恬齋方伯同季不
日入都與衍石侍御商之當嚮恬齋言爲銷書百部稍可
以爲日用之需又知閣下天素高亮不肯向人乞憐此弟
與衍石之意與閣下之貞介無損亦可爲者恬齋爲政明
敏操守廉潔曩來甚佩服閣下必有以應之願勿卻以副
交朋之意爲禱承示荀子補注大致精確弟蠡管所及輒
爲改正七條未審是否尚祈教之弟曰來患腹泄受人勸
戒飲未能從仍浮大白終日酣暢而河魚竟逃此神農子

儀以來未有之奇方也閣下聞之當爲咍嚅

養素堂文集卷十五

荅威張 澍介侯

書三 啓

與程鶴樵方伯書

自藩條蒞甘故鄉人來咸言閣下勤勞公事吏畏民懷弟
爲合省士庶慶幸以手加額六月初旬載誦手書悵悵以
地方利弊下問尤見不棄芻蕘之至意弟雖尙慙無知敢
不竭其愚以爲芹獻竊以爲甘肅之所急莫大于興水利
何也土地廣曠生產稀少一逢亢暘卽患艱食哀鴻滿野
良可悲慨說者每謂甘省泉源甚渺河渠無多欲興水利

殆有難者此未語輿圖漫託讐言自安旅情阻撓成功者
也試以蘭州府屬言之皋蘭則有黃河水筍蘿水柳林溝
五泉水阿干河黃峪溝水龍尾山渠古峯山渠狄道有洮
水楊家莊渠何鄭家渠田家嘴渠金縣有龜谷水買子墨
泉西寧有湟水浩亶河神濟河河州有廣通河九眼泉漫
灣渠雙成渠西川渠南川渠嘴頭塞渠靖遠有黃河祖厲
河楊稍兒水陡城水打刺赤堡水西泉東泉紅柳泉萬馬
泉瓦窰水渭源有通濟泉息家泉鞏昌府屬之隴西縣則
有渭水頭渠二渠三渠永利渠安定縣則有西河得羅川
通渭縣則有甜水河錦雞峽水龍尾溝華川漳縣則有漳

河會寧則有壤泉米家峽河康岔河伏羌縣則有通濟渠
陸田渠廣濟渠惠民渠寧遠縣則有紅峪舊水渠野南溝
水渠新渠樂善河渠龍泉渠大佛峽舊渠磔石川新渠屈
家橋新渠木林峽渠蓼川舖渠西和縣則有九龍泉官泉
岷州則有西川水鹽藏河三眼泉平涼府屬之平涼縣有
涇河浚谷水咀谷水利民渠暖泉橫河崇信縣則有汧水
渠新柳灘四峪水寧亭縣則有惠民渠茆邨水固原州則
有甜水河南川涇州則有百泉溝六十四道溝渠靈臺縣
則有蒲川水後溝河靜寧州則有興隴渠暖水河乾磴川
涌泉隆德縣則有官泉小水泉慶陽府屬之安化縣則有

東河水合水縣則有礪池水環縣則有環江真寧縣則有真寧河寧州則有馬蓮河甘州府屬之張掖縣東有十四渠南有二十四渠西有三十三渠北有六渠又有千金渠紅沙渠仁壽渠老人渠義德渠無虞渠童子寺渠刪丹縣則有南草湖渠西草湖渠暖泉渠又有紅崖子童子寺大黃川等十三渠涼州府屬之武威縣則有金塢寺河壩渠雜木口溝壩渠大七渠永昌渠懷安渠黃芊川渠沙溝水雙塢五壩水永昌縣則有塞占口渠水磨川渠暖泉渠牧芊川渠大河口渠五顆樹渠鎮番縣則有石芊河紅水河豬野灣占浪縣則有板槽壩泉暖泉壩泉大河上頭壩水

上問暖泉水大靖教場壩水高崖泉平番縣則有莊浪河
之十二渠大通河之四渠岔口二渠荃勝驛三渠河東二
渠寧夏府屬之寧夏縣則有惠農渠河忠堡渠寧朔縣則
有滙延渠唐來渠大清渠平羅縣則有清塞渠中衛縣則
有美利渠貼渠北渠新北渠勝水渠順水渠常永渠石灰
渠七星柳青渠鈴辛夾渠通畸渠靈州則有秦渠滙渠光
祿渠薄骨律渠七級渠特進渠昌濶渠西寧府屬之西寧
縣則有伯顏川九渠車卜魯十渠那孩川五渠廣牧川四
渠乞答眞渠哈刺只溝渠大河渠季彥才渠觀音堂溝渠
紅崖子渠壤吃塢渠西番溝渠撒都兒渠屢伯縣則有河

北十六渠河南十四渠山南堡八渠大通縣則有東峽川
渠峽門堡渠秦州則有赤峪水藉河渭水屬縣秦安有東
龍峽水湫科坪水可泉徽縣有泉河兩當縣有嘉陵江礮
水紅崖河香泉應泉階州則有紫水北谷河西水河屬縣
成縣有東川水文縣有西園渠雪夜渠碧雲渠復古渠清
波渠三關渠甘棠渠流春渠瀑布水渠肅州則有黃羊場
渠沙子壩渠免壩渠老君壩渠衛衛渠中渠討來河紅水
壩豐樂川壩觀音山壩暖水泉壩鉢和寺壩通濟九眼泉
高臺縣有納凌渠豐稔渠姑家渠永豐渠堰冶渠河西壩
渠千人壩渠定寧渠黑河分渠安西州則有蘇賴河屯田

渠回民渠餘丁渠四道溝二渠党河通裕渠永豐渠廣餘
渠大有渠昌馬河四渠赤斤所四渠凡此皆顯箸河流泉
水或爲古晉開選又經後人疏通者或有官司主管亦有
農戶經理者儻一一沒其壅濬其洫導其流修其防則赤
鹵之地可爲膏壤矣閤下以民生爲念宜有以厚其生必
先之謀其生庶不慮而澤之愆期灌漑之無術也嘗見南
方農人此山之水以篋通于他山低岸之水壘石激于高
岸事在勉爲功可太獲閤下其財擇之督有司速行之邊
裔之民從此果腹頌鮮于侁爲福星者必移之于閤下矣

與王伯申侍郎書

養素堂文集

卷十五

四

春杪枉奉手畢。述大箴經訓。闡廣雅疏證二種。數月來讀之。知閣下聖經擅義高踞。賈服之堂。函雅詁文上。摩孫李之壘。昕夕尋味。懃服靡已。某性款啓。雖亦瀏覽經說。及近時講說文諸家之書。而簿書鞅掌。卒卒無暇。不得搏心揖志。紬繹意蘊。輒擲卷而起。發視因之嘆也。曩歲作姓氏五書。內有姓氏辨誤二十六卷。討論前人言姓氏之僻錯者。妄自謂精審。而閣下經義述聞中。頗言及姓氏。往往與愚說不合。竊又自疑其說之未必當。恨無由面質之于大雅也。茲畧舉數條言之。冀得是正。爲幸。述聞云。國語黃帝子十二姓。有依當佗。衣廣韻引姓苑有衣姓。而依字不以

爲姓按山海經大荒國北毛民之國依姓是古有依姓也
蓋衣爲殷姓之後齊人有之見鄭康成卂記注高誘呂氏
春秋注依則黃帝之後各不相蒙豈得曰衣誤爲依乎唐
書孝友傳梓潼有依政可證已廣韻于姓氏遺漏甚多不
得以其不載遂謂無依姓也又左傳有徙人費國語有徙
人回徙人當卽府史胥徙之徙徙人蓋以職役爲氏者述
聞言古無徙人之職徙人宜卽寺人按廣韻姓纂皆以徙
人爲複姓故管子亦卽徙人費豈皆譌文乎溘書荊文志
有孔子徙人圖法三卷是徙人古有之矣又左傳之棠君
尙述聞云尙爲棠邑大夫則是縣尹君當卽尹猶言箴尹

沈尹連尹耳按楚之箴尹沈尹連尹廐尹宮廐尹馬監尹陵尹郊尹王尹工尹玉尹莠尹芊尹藍尹鄢尹環列尹皆以所職爲官名今云爲棠大夫則宜稱棠尹沈諸梁亦葉縣大夫也則稱葉公何未有稱葉尹者君公者蓋當時尊顯之通稱耳又孔子弟子壤駟赤字子徒家語英賢傳皆以壤駟爲複姓按左傳魯有郈工師駟赤則駟赤連文蓋用周穆王八駿之赤驥也名字詁亦以壤駟爲複姓失之又左傳之郈昭伯世本人表伯厚檀弓郈又伯后風俗通伯郈蓋郈后厚古字皆通述聞以爲郈與后異且謂水經注誤郈昭伯爲叔孫昭伯按左傳季氏與郈氏鬥雞呂氏

春秋亦同則郈昭伯卽叔孫昭伯明矣且世本鄭注檀弓
高誘注呂覽韋昭注魯語咸以郈昭伯木后散子茲出于
孝公惠伯輦之後詎得以郈后爲二姓乎又國語犬戎樹
惇韋昭注言犬戎太性散樸本是誤解述聞則云惇字當
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云邾婁顏耳桡樹惇者
其姓名也通鑑注樹散城在曼頭山此周穆王時犬戎樹
散居之因以名城周書涼州刺史史寧云樹散貨真二城
吐谷渾之巢穴也水經注佗樹積魏書地形志佗殊積戎
方之音異耳凡此數端雖于經義無關然實事求是則閤
下之說或有未諦當者敢獻其疑茲望恕其直而教之以

所未聞焉則牽甚

復鮑覺生侍郎書

月之朔日曹虛谷自京旋奉誦手書知閣下動定康豫適符頌私承問蜀中山水人物風俗姑詢澍宰邑如何設施捧簡鵬然敢以意對蜀之山以嶓山爲最大夏貢霜雪冬茂竹松崑侖之伯仲也以峨嵋爲特秀峯巒窈窕煙雲吞吐黃山之匹儔也豹嶺在犇騰之西江出其腹玉壘當銅梁之北仙游其巔而蒙頂產嘉謨雷波產錦鷓師嶺生仙茅邛崃生萑芝雲陽出兩頭鹿幡冢出五角羊其他未之登陟要皆高刺重霄險逾黽阨者也江自渝氏徼外來至

嘉定而青衣江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青衣之別則沫洝平羌也馬湖之別則若繩孫卑也邛河之魚頭戴鐵盔鮮水之蛇尾著雙鉤合涪之水可淬劍沱江則濯錦江邛之波瀆粉巴泉則釀酒青城流六時之水朱提滙千頃之池餘則未之沿洄也大抵皆漂疾湍悍奔雷激電無淵渟畱積之勢古之人物閤下熟知之今則未之聞見然惠敏者多而沈博殊少以言風俗則父子異部兄弟別居擲刀殺人十歲之童子能之而婦女亦然酗酒佯亂眇小之丈夫如此而彊壯尤甚澍抵任後首緝盜賊懲蠹役而犯無不獲次釐詞牒挈訟棍而情無不輸熟韋峭澗參而用

之不專尙荏健也時復頒布教令導以人倫諭以天理誘以惠言懇以威刑頗多嚮化者雖民情浮動而民氣直慙無俯張之習少兜襲之風擾而馴之其感革自易易也若乃張儀之兔樓文翁之玕殿嚴遵之卜井諸葛之陳壘遺跡猶在而馬酒半脂鹿麋魚脂亦曾嘗之至黃銀黑玉白芡青珠匪我思存莫之覲也約畧言之未能覲縷暇當疏記以塵清鑒

與臧在東文學書

一昨承貽令祖玉林先生所纂經義雜記三十卷日來讀之歎其摩精鄭學培植王肅卽文字沿誤之處亦考核堅

廟真北海之功臣也某最款啓雖亦時繙古人經說而少
入仕塗鴻網無暇不能究其訓詁矧能揮大義耶然其書
亦似有引用僻錯及監議未腐者如我將詩云我將我享
維羊維牛而以爲本但維牛維羊羊與享韻牛與右韻箋
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可證澍按此說大非周礼羊人
曰積其羊牲設積柴祭天則供羊牲實柴也先柴而後獻
故維羊文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享者獻牛以供
祀此典礼之序也烈文詩之自羊徂牛先言羊亦如此若
鄭箋言牛羊者辭例如此不足據以定經文也盧子幹逸
文條有云北堂書鈔引周植酈文周誄云自齏未成童箸

書十餘則按漢書酈炎字文勝此佗文周誤周植宜佗盧
植也又鄭莊公寤生從史記難生之說亦未是且謂寤與
悟字通俗寤生者謂悟逆而生交午於產門久不得下故
姜氏驚也此殆未知南燕公孫夫人生慕容德之事故有
此解又謂寤而生當喜何反驚是又不知前秦姜氏生苻
洪之事也不衰城條從顏師古之說謂衰城以差次受功
賁也按何邵公注若今以草衣城此詁最確蓋方城之時
適值淫霖以草覆之可免崩褫仲幾不肯故賣其無尊天
子之心與齊語管仲言相地衰征之言本不相涉不得援
以爲證如魏之劉馥爲揚州刺史孫權攻合肥城百餘日

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皆蕘覆之是其事也左傳云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據左氏說是方城公羊說是已城然古人工功字本通用不受功者言方城之時已去木而仲幾不肯隨眾董工也其不肯董工奈何當時值雨眾欲蕘之仲幾不從故執之必以爲差功賍未必古義如此又足下拜經堂日記以段干木爲姓段以呂氏春秋有干木富於義之句遂以應劭風俗通之說爲是殆不知古人之語例也古人複姓多連下一字稱之故孫叔敖爲叔敖公牛哀爲牛哀司馬遷爲馬遷東方朔爲方朔之類不可枚舉如段干木爲單姓則段

干朋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豈皆兄弟行乎况史記明
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高誘國策注段干
姓綸名也三輔決錄云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爲
段氏則段干之爲複姓審矣足下好學深思閱覽多聞顧
於此稍僻午諒未嘗畱意於姓氏之學也儻不謂然祈賜
正爲牽

上蘅鵬堂制府師書

澍上書某自釋褐至今日受夫子栽培之恩厚矣受恩厚
則期望深期望深則報稱難思欲以言爲贈恐招佞卑言
高之舉旣重思之則有不敢言而不忍不言之者爰冒昧

言之吾夫子素以聰察自信者也而澍則病夫子之耳目
不周何也蓋夫子寄耳目于他人而耳目反爲他人用耳
古人有言曰兼聽則公偏聽則惑夫子似用其偏者也方
其將至蜀也大小屬吏咸惴惴焉惵惵離婁之明必見秋
豪郤雍之智能察眉睫胥矯情飾貌滅騎薄庖以自藻厲
迫甄節甫蒞而奏章卽飛參劾若而人保薦若而人遠近
駭汗曰笑腹非皆竊議夫子之不明以爲所彈者豈無饕
餒而惴惴無辜者居多所舉者豈無廉隅而簠簋不飾者
大半卽如重慶守某忌前贖貨而曰廉幹有爲江津令某
佞佛齋僧而曰勤能不懈品題失實大率類此某聞偶語

亦爲赧顏夫不聽人言者其失也驕而輕聽人言又失之
闇然能察言者必能知言知言則能知人如不知其人之
爲賢而易其言後必卷舌不言而爲此墨墨也不知其人
之不肖而信其言甚且挾私妄言以售其營營也某疇昔
所期于夫子者濫則如文翁之厲學崇儒在侯之循名責
實唐則如韋舉之恩威在濟兼瓊之清介自持不使他人
專美于前而不料夫子之懷而矜也蓋不虛則不明不明
則不公况乃徇情市恩以博寬大乎若某之宰邑殫精竭
慮無蠹不剔有利皆興雖曰峭瀾實則甘雨可謂不得辜
于百姓者矣而以飛語卽爲煢聽朱異見枉何況他人伏

聞事師之道無犯無隱自咎賢哲必納讜言輒效忠盡以爲箴規尙希霽威俯采芻蕘恕其狂直無任屏營

上蔣礪堂師書

四月十六日有前任大足趙令過陝曾修蕪牋藉賁函丈虔請鈞安諒荷藹鑒比惟老夫子大人養和育物體履床嘉爲頌啓者某同年張友蘇比部于四月內偶患腹結醫者誤以峻利之劑下之旋泄不止又以大熱之劑補之遂患便血復雜投諸藥而腹大如瓠飲食不進延至六月初七日溢逝竊念友蘇端亮愨誠靜安簡素某僑寓以來時相遇從其處已接人咸有繩檢而夷曠之懷尤不可及視

功名如土直遠小人如蝮虺誠今日三輔之儀表也不料身沒之後食無宿舂衣無副羹幾無以爲斂又將何以爲葬由其平營口不言貧而處之泰然故人莫得而窺其匱乏也其弟述鄒以孝廉大挑縣令曾一問津卽抽帆返里舌耕給曰兄弟之間闔閭怡怡某慨關中風氣猥蹕不但不講學問而亦不尙氣節若友蘇伯仲真矯然者矣仰惟老夫子扶植善類是其夙懷而于友蘇疇曾矜許今怛化異物諒必惻然蠶傷某旣痛其人之云亡而又憫其不克以葬也敢攄下忱希夫子之覆露焉外寄潼川黃守重慶花守二信伏懇發付並望囑其賻助以襄窀穸不勝大願

與段懋堂大令書

懋堂先生閣下某子奔豕衣食應酬棟樑時獲親架範頻年積懷藉以稍舒爲之慰甚猥荷不鄙嬖謫縱許過情則又慚甚一昨晤章子卿述先生之言曰他人考據之文高者爲注疏其次則語錄介侯之作辯論精腐所不待言熊熊其光魄魄其氣置之闇室不燭而明時罕俪者某聞之抑又疑甚竊念先生鑄筆說文作爲箋注既精且博實爲浚長功臣而韻經樓集學宗賈鄭筆邁任溫久爲某所懋服茲乃擊節于鄙文殆學黃公而過者也曰者同謁姚姬傳前輩歸廬瑟居宋莫獨游靈谷寺敝賞瞻誌公容吾鄉

人也出飲功德水頓滌塵袪憩盤石上有鹿子二倚從中
林見人不驚因噉人生勞勞攘攘不如鹿之野性自適也
然此尙隣城市若深山遠谷茂林豐草鹿之生其中者餐
神芝飲清泉戴珊瑚享麋壽其樂更襄萃也今先生蟬脫
簪黻陞棄腥羶亮節高風良足嘉尙而又鴻苞經訓釐定
聲音頤情止壑眷戀友朋興曰必有白鹿依辛繕之講堂
也某烽燧已挂不再話別輒爲此書貢諸左右仍冀良誨
以開區霽俟解把筆請益負墻

與章子卿大令書

判襪已久思如旦飢山川閒之心焉欲翼忽聞剝啄報有

書來詢知手畢鵬喜無量發函申紙葉拱靡寧承貺如不
及齋文集則斐然之伯也仁兄溺苦儒先芥視軒輊優游
家街擊摩學術好深湛之思發炳蔚之文擷經籍之腴掃
秕糠之腐居然伯者何必古人而弟猶羈絆塵鞅局促輾
駒元謨觚頭終年不伸東坡肚內時宜不合世其醬爲酪
駝天將勞其筋骨足下踰十萬里胸中貯三斗塵良自憫
矣回憶丙寅之歲與吾兄乘画舫汎西湖置飲食之甘香
招妓女之妖妙擊楫而歌擘箋而詠時見綠雲拖樹白日
印潭山色落裾花香入鼻魚躍浪以灑濤鳥依人而睨睨
登小孤而放鶴亭在已無林逋之簪陟葛嶺而鬥蟀堂空

早埋瑩中之跡奠鄂王之墓恨未痛飲于黃龍徙挺南枝
之樹拜少保之祠愴未深防夫黑夜徙瀝屏風之血當是
時也豪情激越壯思峻嶒削髮賓王不續江湖之句袒毛
相里兀坐桂子之堂則此游誠僅矣今則往事如夢舊蹤
已塵短髮縣眊目肇椒罇則鞭僂必須扶老之藤足乃
偏跳難簪上山之屐偶值別風淮雨閉戶而臥似僵蠶若
聞鉢響鐘聲枯藁而思不繡虎其何能爲再游之約乎所
願與足下勿學柳津以追伯業老作書蠶化脈望則成仙
勤剔琴蟲聽鞠通以娛意爲問麟鼓當逐康成之車弗希
鱸魚何關伯起之舍南北路阻鴻羽罕逢會稽竹箭裒裒

常縈時祝予州尙其孟晉

與錢衍后郎中書

前所假戴東原先生毛鄭詩考正內作詩時世表閱之多
有僻鑄如鄭風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孔穎達謂厲公
時詩厲公復佐在釐王之世而戴氏表繫在惠王之世此
不確也又唐風蟋蟀序言刺僖公僖公即釐侯鄭康成謂
當共和之時而戴氏表繫在宣王世此不確也又陳風宛
丘序言刺幽公東門之枌序言幽公淫亂鄭康成謂幽公
當厲王時而戴氏表繫在共和世此不確也又曹風候人
序言刺其公鳴鳩孔穎達謂其公時詩下泉序言曹人疾

共公其公當襄王頃王之世戴氏表專繫之頃王世此不
確也又正大雅文王大明孔穎達謂成王時作戴氏表繫
在文王時又繇思齊皇矣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咸文王後
作當亦在成王時而戴氏表亦繫之文王此不確也如下
韋文王有聲孔穎達亦謂成王時作而戴氏表亦繫之韋
王此不確也又魯頌鄭康成謚謂僖公薨國人美其功季
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箋疏以爲作于文公之世而
戴氏表繫之僖公時亦復不確某因原本小序暨鄭康成
孔穎達說別爲考定似較東原說爲有據恐仍有誤謬望
匡下更正之

與尹保臣大令書

憶自六年之春章門相見論心奉手送抱推襟得窺班嗣
之架肯偕赤彪之藏遂讀未見之書益結忘言之契不鄙
款啓如遇靈氛方圖就幼季爲予夜之設請公度索地榆
而食而親翁榮名履脫逸氣霞翔辭白社而指青門由黃
河而滌黑水龍城之泉石如故鹿塞之松筠未荒招二奇
闢三徑聽親戚之情話傾蓋班荆課子弟以古經絕編折
鎚甚樂事也遙知吟詩之暇種樹栽花游山之餘按圖釋
地續然明之八萬字注闕駟之十三州不令敲煌彥明獨
爲文學祭酒酒泉鄧瑀其許儒林丈人斷可知矣如某者

戒昧三瓦竅無九毛見爆架而猶疑望撐犁而不識認蝦
蟆佯馬誤蹲鴟爲芋珠去櫝存蛇成酒失面墻貽笑坐井
招譏徒以少勤鉛槧壯覽縹緗伊吾子石之田抄寫楚相
之掌不過拾崑圃之碎璧擢鄧林之枯枝望老子而舌撝
見大巫而氣懾不知繁露何浥江都之玉杯未見聲風那
頌厥次之寶甕況以久緝塵網竇錮性靈夢謝江蘅心櫻
墨綬敲朴犯慮牒訴裝懷病夏畦之脅肩戴冬烘之頭腦
致令康成孔堂典籍腐敝仲蔚小徑蓬蒿叢茸折獄未嘗
干鞭絲除藺莫停其桴鼓六雄未斃百里何堪名寂寂而
不揚老冉冉其將至每一念此未嘗不擲鐻而悲擊壺而

起也茲者投簪欲返作賒思歸亡無元亮之田詎有思曼
之宅問耕舌在須煖泉溫得以勤追曩失步趨前修倚子
雲之乎亭描摸奇字親馬融之絳帳推步厓元甚所願也
而以扈載命薄敲通官顛莫潤脂膏徒戀棧豆望白雲而
親舍遠臨蒼波而津梁迷所由搔髮頗領拊髀躑躅與伏
念親翁囊括九流包羅六執龍德而學鳳苞有文倘照以
景星佩之迷穀郵聞考異契證參同庶幾睽見泰山睥聞
騶響七聖得馬五總逢龜高子啓乃心蓬滑叔挾其肘桺
矣無如精消燭在游倦馬卿善忘隣于師丹多愁不減平
子何能追伯業之篤好循朱穆之專精乎兼以闢詩非鯉

養豚犬于景升辨予遜烏鬱蟬嫣于耆老黃初古鼎誰推
二月之銘春秋鄙人莫釋百藥之稻青鹽豉莫白髮蕭騷
弓冶何傳璣璣不舞雖欲爲虞翻之譽竊恐與李嶠爲從
又何能與親翁商摧舊學抽繹新聞發天地之房射古今
之覆祀瑄朗而生智慧對洛如而投筆花哉嗟夫性不善
獵情尤多崖天倚杵于何年地斷鼇于幾日嗟聖賢兮灰
滅笑奸佞兮煙銷得不對酒當歌摩挲老驥拔劍擊柱痛
哭斯文也乎靈淵渺渺擢次迢迢欲采仙椒時思烏翅夢
中路阻江上波高猶挽易于之舟莫洗蒹葭之硯言之喟
歎良以疚懷伏願眠食自珍富名山之著述他年奉讀侍

誠有所不能然息訟之端則莫先嚴拏訟師不獨地方譎
觚偵到是亦非有外來游梟變亂白黑愚民誤陷迷阱家
產破敗親戚離絕職此之由皆趙廣濬設餉箝以察姦者
可師也又徐州物產不饒蓋藏殊少往往攘斂以謀口食
悉誅之則竊無死法少縱之則民無生機謂宜廣設偵探
張示威刑厚賞線索重罰窩匿則宵小無所托足良善自
可安枕管虞升卿密縫衣領以緝盜者可行也又徐州地
多沙鹵土不沃膏兼以隄岸隔絕水利難行然掘溝通洫
引致水泉旱資浸灌澇備宣泄則石田不毛漸成膏壤管
何倣修鰲陽洫以溉田者可法也又徐州民性獷魯罔知

禮義型仁講讓視爲上苴舊有義學皆爲具文謂宜廣設
精廬招集生徒勤儉訓導化其盤氣柔其暴情久之擾馴
門很自戢循王稚子興大塾序以牖民者可效也凡此息
訟除盜疏水興學咸係切要之務是在良有司之實力奉
行耳誠使爲民牧者盡其所鞠之心兼用鉤距之術勤鞫
訟棍嚴辦痛懲則若輩之伎倆自窮則盈庭之桁楊可省
書曰察辭于差惟府臺功言折獄也魯國僑誅一鄧析而
訟息有明驗矣又復徧喻耆老督率里甲左望樓以瞭之
設刀斗以警之嚴禁蝥役叅賊自肥緝拿不力責其倍償
盜無所利揖之不來書曰愛其儲胥及其屋烏言安堵也

晉士會誅一謀者而盜逃有明驗矣于是脈地之防講水之庸尋其故跡濬之疏之富厚之家勸其自修力有不支官爲開通無妨田廬不糜財貨書曰濬畎潄暨川蒸民乃粒言足食也晉樊陵通一惠渠而民富有明驗矣因之誘以詩書習以揖讓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將見濟濟莘莘融融洩洩閩粵之風可儕鄒魯書曰章蕡癉惡樹之風聲言崇教也晉文翁廣鴈學官而子弟率有明驗矣如此而有司之賢否可分矣方今某縣某固職道素知其賢者也如某縣某又親見其賢者也或居心純正或讞獄平允事無巨細咸能力肩矧以廉明諒在洞鑒固無俟職道之翊揚

矣其有不能撫字寧負職守者再當別白以聞

代某大守上江蘇程撫劄書

五月之某日奉接鈞札勤勤懇懇延訪治理臣徵大人條
貴嘉謨邛張大矩上紉

宵旰下蘇痛瘵之至意又飭卑府等將所轄地方利弊屬
吏賢否覩縷密陳尤以見大人厚生利用任賢使能不棄
芻蕘采及蒔菲之盛心披讀再三曷勝懋服某伏思民風
之美惡視吏治之純駁屬員之賢否視上司之激揚行之
必以漸而無庸操切也徐州之部舊史言其地薄民貧無
林澤饒而勇悍輟果任俠尙氣易于軌法故訟牒猥繁號

稱難治今欲息其鬪爭平其獷曾是在有以服其心耳夫
虎豹至猛也有梁鸞之擾馴則可制其喜怒鷹隼至鷙也
有沐嗽之調習則可止其飛颺竊以爲民雖勁剽而有司
于一切案件果能卻莫夜之金剪虎吏之翼虛衷研鞫俾
是非曲直較若黑白時復以蕤倫大義愷切宣揚乖盤之
氣固已斂戢矣因之嚴治訟師痛懲暴客示以刑章萬不
可犯凜然三尺惕于五夜彼蚩蚩者豈甘以身試法哉至
于綰銅之吏才地不同剛者嫌于嚴酷柔者病于關碍惟
因其性質而董督之旃濯之自能字良剔蝥濟事偈功其
平庸者見賢良之被遷擢也亦必爭自藻厲奮發有爲倘

安于不肖則白簡從事亦斷無有祇徇妻子不念君國者也然欲民措其手足得以安枕必先寬吏之轡銜俾無掣肘也倘操之太蹙束如涇新望其展布亦必不能况茹苦蘖者自能植甘棠飲貪泉者自然隨濁流區而別之其較然矣若乃課農桑興水利實閭閻切要之務身爲民牧豈可不竭慮殫精急圖生計然必須量地遵籌相時勸畫因其所利而利不可有始無終轉以厲民何由率修古人云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除諒哉是言可謂知體卑府又思人才者任事之斧柯也風俗者牖民之壘簞也鉏荆剗棘則鳳麟來游讓畔遜漁則頑梗向化爲之者以實不以文

斯效之者如景之隨乎響卑府自當仰體慈臺勤卹民隱
整飾吏治之懷時時督率所屬察其疾苦而藥之謀其安
全而鞠之何敢痛癢不關肥瘠罔顧以羣憲憲之諄諄耶
若羅列不急之條虛陳得已之款塗飾耳目煥惑視聽則
塗餽塵羹何裨飢渴薦衣斐製莫禦雪霜非惟卑府之所
羞稱抑以大人之所吐棄也肅此上聞以紓憲厯容當續
布以副拳拳

與潘石生考功書

前委校讐李仙洲先生詩有膽諦二字弟改爲瞻諦閣下
以爲瞻諦字出佛經然弟意但瞻諦字爲是也考魏志裴

潛傳注黃初中韓宣爲尙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于殿前
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尙書郎勃
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淄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
宣耶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
纏褌面縛及其原褌髻不下乃趨而去帝目送之笑曰此
家有膽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尙書
大鴻臚此膽諦二字之所出也又趙至自序曰嵇康謂至
曰卿頭小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蓋言瞻
視之精審也則不宜作膽諦字矣謹復

謝朓航河師正定文集書

芥航河帥三兄大人閣下澍非能文者也予楊之腹詎有
白鳳蟠蛄蚓竅之聲何由蚪鐘佗響難厠佗者竊自知之
憶簪韶年挾筴競号神童觴歲登科闋傳國士少殊了了
長乃庸庸洎爲庶常詩學試帖賸摹館體竟至奔牛失轡
驛馬脫轡不中格律同輩笑之惟朱石君師歎其氣息淵
茂亦未許其工也改官于外佗吏衝塗抗塵歪俗不暇爲
文偶爾登臨模山範水不過撫拾奇字輪寫險衰長卿之
飄飄陵雲延篤之軒軒見日米之或攀也厥後汜游南北
交接英賢衰然之集時有贈貽咸繡輦悅名鬪藻藝笑鰈
言鯖甘于五侯之簪辭條句葉蔚若夸父之林然魏收于

任昉巧偷邢劭向沈約佗賊部象變向秀之睂目法盛假
嵇紹之衣冠機杼非已澍竊病焉又或卉犬篠驂學彥伯
之漚體牛神蛇鬼仿昌谷之怪辭甚或抬梵夾之偈唄矜
爲玉笈琅函襲語錄之陳言托于布帛乘粟凡若此者澍
亦吐棄見時人說經講漢學心亦好之問章句于將甸訪
典謨于女子尋帛妙之淵源徵后蒼之亢鋸聽服虔車上
之說聞公沙曰旁之談又不能卒業故經訓亦疏偏戴臆
恰從逐康成之後車未夢繡纈難入馬融之絳帳歲月侵
尋忽已衰邁去功去德彌無復望爪面蒜髮何堪盡入麒
麟蹇義隄仁未必享之俎豆良自慨矣彼夸吾老吃尙佗

輕重之書虞卿窮愁亦抽春秋之旨似乎瑟居寂莫可以
著述遣懷而七畧未窺九流莫究奚以裁量臧否證響古
今或者題伯喈八字解俟後人簞馮定一碑遠傳異域足
以自豪也平而大言一端正未易易孟堅體骨精密嚮龍
虎之大文蔚宗筆勢放縱極宇宙之奇佗從事于斯敢告
不敏不得已按輯舊佗都爲一集循之摩厯農夫不棄殘
鋪具籩織婦仍藏敝縷豈真謂号寒之蟲必有靈脂摧朽
之松定生飛節耶因念曩哲文章多不自信就正有道始
愜寸心本論旣成遙投嵇公之戶文心方就徬隨隱侯之
輪此澍所以勤勤懇懇求教于左右者也意謂伯尙掄材

必擯樗櫟王爾選玉應置礎硃詎料太丘道廣弘獎過寬
指敗鼓蒙伊耆之手愛破錢出呂望之爐何異緹燕石爲
龍玉龜雞羽以鳳毛令人惶汗末之已已夫曷鼻椎顙陳
國之極醜也而比之城北徐公牛淩馬勃蜀市之至臭也
而況以海東蘇合心非不懌氣當自軒而窺其鏡且自憎
矣啓其匱且自歐矣閣下于諸賤最爲褒嘉餘文尤多假
僭寒山片石見許開府高彪一箴遇賞中郎此殆策厲之
盛意未爲公允之定評管杜膳部高自佐置謂久歷公等
未見替人王中書妄自尊大言天下無我當歸阿士澍自
忖才謏學識遠遜若人故默而息耳閣下虛懷善誘不肯

索瘢而糾擗之處洞中癘結是眞命柎聖醫藥浸腐腠夸
則寶鑑光燭精魔誠感誠慚載祈載悚彼狼脰之市夜中
黥金而別良惡詹何之牛門外聞鳴而知頸喉閣下精鑿
殆如是爾所恨才因窮盡心以勞勸不得擘尋經術甄綜
執文洗夢裏之肝腸縣天中之日月俾君苗莖焚視元常閤
豪空賸季直之塵羹僅餘三遲之錦段瀉瓶水其卽竭峽
流靡源乞乾象以無靈金龜安在技止此耳後何能進惟
知我者尙其愍之

啓

草堂修禊日爲少陵先生壽徵諸同人詩啓

天上京兆李矩風馬而來地下蘭編子休軒睂而笑精英
不沫賢詰爲昭然仲宣造醪酒人西目以致醎侯罔製字
墨客丙月以明禋要皆盡怛化於靈修歎摧殘於逝者未
有邀小弁之怨子鐘鼓我辰觀哀郢之放臣舞歌初度況
乎中原虎鬪益部蛇驚凍雀依人痛西山之寇盜拜鵬念
主戀北極之朝廷吾知家冀殘生傷干戈之滿眼飛騰莫
景顧霜雪之盈頭疲帽疲驢荒山奔走殘杯冷炙到處酸
辛妻待助於飛蟬紙畫碁局兒唬飢於臘橡背炙晴軒半
落百年愁生江景歌哭萬古書斷雪鴻側身天地螻蛄春
秋回首風塵泥塗甲子則今日之薦觥竚頌旗幟誠爲多

事哉不知巖公社太烹隻難者如雲介綏山徒禁寒食者
累月饔然溫於水上波泛桃花追仲御於航頭歌殘絳樹
弭忘不敢結想蓋深此四海無家百年僅飽粗糲而三月
修禊諸君藉祝桑弧與夫天寶末年時已虹潰嚴雀節度
人非馴良儻不免於簾鉤何久狎夫鷗鳥卒乃來陽謝世
偃師安窰萬丈留其文章五金棄其魚米大雅不佞擬搆
孤墳麻鞋何存僅官工部吁可悲已彼尸佼老巴蜀壩象
久迷接輿隱我眉清淚誰灑而文貞之謚翁孺能知乾坤
之閒草堂不改非寓公之徵倖實野老之軼超乎可知衣
短纈長雖多惆悵人老律細咸服波瀾三百青銅詩以史

簪數莖白髮名因窮高岬崿羣兒瓦石餘子其不虛矣黃
牛白酒千秋旅客之魂青竹鶖沙萬里錦江之宅椒漿肅
奠笠影猶存各獻藻華竊抃覘利斧斲擊無令宗茝笑
人巨刃摩天庶幾昌黎知我

按元微之誌子美墓享年五十九薨唐書少陵永泰
年卒卽大厯之元年是歲丙午當生于景龍二年戊
申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厯五年辛亥卒
與王鶴汀給諫啓

大伾傳來瓊林玉氣小詩和去蚓竅蠅聲猥荷齒芬益增
顏甲在管送人叔夜緣情旖旎賸別江淹發響慷慨某之

篇什判乃雲泥質而不文啞則無韻同堯夫之擊壤似胡
妄之餒釘爾下許之以真或刺心而有血獎以爲勇實飛
穎之無鋒或者蠅鳴當鼓吹作德璋之所情燕石藏緹巾
供胡盧之大笑乎深以爲媿尙須直言嫋嫋秋風悵銷魂
於此日娟娟明月知把袂以何年容俟揮麈再傾別緒

謝鮑覺生宮詹送酒啓

屠蘇飲後已到早春離騷讀時僂稱名士忽爾瓶罄因之
耻鬬乍說經來欣然束帶知我者鮑叔囊旣分金任人呼
張顛頭還濡墨不須魚換白也能浮底怕狗狂紅堪比友
久如三年之艾宿疾都除落值九月之桑索郎相見敢誇

蒲桃于鄉味聊藉杜康以忘憂呼姚馥爲渴羌酒泉佗郡
問任昉之格字千里爲程論交既已飲醇拜惠自宜霑醉
謹以爲謝敢云無量

龔蔡小霞廷衡方伯啓

月之望日縣役費到手書延某爲蘭山主講者拜命寵嘉
拊懷竦息竊某性忘三篋知謝五總學無宋儒之理譚經
少瀝氏之家法易疑鑿度未吞六爻書昧方明難窮七始
詩材分羣雅既惑闕天之章春秋按寶書復遺鐸叔之傳
卽西狐東馬曾費槩鉛而三豕四羊徒慕波瀾况神怯荀
鶴癭虛董蛟文藏子駿之醬甌膳入士衡之酒甕秘乏二

西無以厲三餘鑑遜九方何以別千里固宜暗螢自照藪
草獨馨雖或彊言誰踞有觚之竈倘來善問難禽離羣之
星伏惟老前輩大人鴻渚振儀龍門標峻功業則崑崙銅
柱文章亦瀛海玉波爲

熙朝植棧樸之材俾末學參臬比之席顧玉堂於天上暫
映瑤星分墨綬於黔中久疏鐵鐫檀敷卽多簪錄沙穆未
足發明所率中矩中規宗匠示之模範而學山學海賤子
奉以步趨白鹿教條粵閩在簪青衿史達不佞于今庶幾
仰訓圭璧之心少輔薪樞之化先德行而後文執士也勉
旃服聖涯而躋道眞我則無乃抗顏北面愚昌黎之豁齒

童頭執滌西行夢尼父之鑄回雕宰敢布微悃敬謝隆施
恭請崇安萬希霽鑒

龔積觀察郎阿啓

月之朔日縣役賫到手翰延某爲蘭山主講者拜命悚憚
有顏顛覲竊某衡茅叢品社櫟陋姿學謝聚沙商殊攻木
過庭鯉對業徒守夫青箱游學鴻都塵未離于紫陌雖木
天翔步窺蘭卉之圖書而瓊坐飛譚昧藻兼之樂曲重目
牽絲筑國乞食江鄉逢時巧謝于齊豨自獻質儕于遼豕
因窮才匱寸錦褫懷以病情慵靈珠去握有始有卒奚以
別草木之區不匏不模未能佞埴埴之準伏惟芝三先生

胖揚風雅提獎英奇念爾隴爲

本朝之嚴疆思書院乃多士之精舍融襟蟻術俾諸生共
茂涖修筵跡龍門令賤子亦參講席既九師之傳受誤辯
茲滋滌五際之源流樞誦汎厯勤分牡墨宦柳穀于仲翔
慎下雌黃詆文章于季緒矧如某者爲役何能所當恪遵
調德仰體穆情戒青衿叟達之風鄙絳帳聲音之嗜君子
貴玉敢忘夔后之磨礪士行爲銅竊比歐爐之鎔冶或者
筍羅曲水漪漾沮波唐述仙巖書畱盍字可知作人之雅
化益見庶士之傾風肅此布懷無任懷慙伏冀大誨茲候
崇安

謝周玉成太學惠蓮花白啓

予都締蒨仙蔬難致駱越鮮箇遠物奚求忽到筠籃琴登
玉藪綠沈瀉色恍是雲靈屏落星形又殊錦帶層層曲抱
蕉愧難剝之心顆顆圓勻葵慚可衛之足爲問諸葛何種
蔓菁堪笑元修獨嗜巢菜寒陵霜雪嬾參玉版之師香沁
肝脾乍見欠荷之質草鍾乳不足儔美石菖蒲焉能喻佳
或者番禺合歡象其聶聶卽令餘肴嘉樹遜此青青斯味
我知肯學樊遲之圃有根誰齧宜添閔仲之盤周紉非傭
寧知賣者張頤有腹可慰饑焉未敢隨丁密而堅辭還欲
向嚴充而求益